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天下

龍尺著

伍

龙人著

正邪天下

卷五

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篇

人物介绍

牧野静风：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为完成师祖志愿，涉足江湖，寻找师门逆徒，不幸却魔缘不断，天下间最高魔道绝学“万法逆天”使其变为昼正夜邪……

牧野笛：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因无意中失去童身，而无法习成“混沌无元”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而深感愧对师门，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让其完成师门之愿。

烟雨门主：一位拥有“平天六术”之一“一见倾心”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

城伯：霸天城总管，数十年来处心积虑，想谋夺城主之位，借扩展势力为由，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霸天十卫”，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平天六术”之一的“裂天刀法”！以致身份暴露。

卓无名：英雄楼楼主，一位剑霸天下，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自觉愧对天地，故此想将功补过。

阴苍：死谷之主，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

旦 乐： “死亡大道”的幕后之主，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世间无人能比。

夕 苦： 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

空 灵 子： 天地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平天六术”绝学的再创之人，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身遭六徒陷害。

绝 心： 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无奈自古邪不胜正，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地锁”将其困住数十年，直至巧遇牧野静风，才脱身而出。

日剑蒙悦： 天下七圣之一，身怀绝世剑招，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破日神剑”。

月刀司狐： 日剑之妻，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碎月神刀”，无法与“破日神剑”共存，故此离开日剑。

武帝祖诰： 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而走火入魔，被人所擒。

风尘双子： 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

苦心大师： 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身受天下人敬重，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

秦 楼： 数十年绝世高手“武帅”之女，因误会怀恨武帝，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惊心诀”重编，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

巫 妲： 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她虽身处邪道，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

姬 冷：死谷紫衣护卫，被视为天地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对阴苍忠心不二。

孙 密：“霸天十卫”之一，后因霸天城主被灭，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

如 霜：烟雨门弟子，在其师死后，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委身于他，落得人宝两失。

水红袖：如霜师妹，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

司如水：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其心性仁厚善良，医道高明，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

墨乘风：英雄楼弟子，在英雄楼被灭之后，为完成楼主遗愿，以死设下圈套，引敌入伏，壮志成仁。

戴 可：青城派掌门人，身受卓英雄号召，率众进攻“死亡大道”，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

妖 刀：天下四刀之一，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

秦月夜：素女门门主，秦楼的掌门弟子，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而踏足江湖。

叶飞飞：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离别钩”的绝色少女，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

敏 儿：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被天下人视为“有血有肉的兵器”，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用其智慧，悟出“有情剑诀”，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

石 诛：一位拥有“魔身百变”之人，被称为“无血无肉的杀手”。

眉 儿：霸天城主的女徒，后因霸天城被灭，而沦为范书的情妇。

范 书：“霸天双士”之一，身世不明，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在霸天城主死后，夺其位，为提高权势，设下种种阴谋诡计，夺取各种武学奇珍，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刀剑双绝”，武功大增，被世人称为——绝世战魔。

第一章 真假难辨

牧野静风循声望去，他看到的是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对方的衣衫很整洁，几乎不打一点折，这使得他的气度并未因为衣着不够华丽而打了折扣。

甚至，他是步行而来的。

在他的身侧，是一个与牧野静风年龄相差无几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的腰杆挺直如同一杆标枪，他的目光正视前方，沉着而且稳重，这样的目光，本来只有在四十岁的中年人身上才会有。

但他那微微上挑的嘴角又说明了他的另外一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甚至，他比一般的年轻人更有冒险精神！

他那极富个性的嘴角就像是一种无声的挑战：挑战权威！挑战强者！

牧野静风甚至觉得自己已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年轻人有了一种独特的好感，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在某些方面与

自己很相像。

阴苍身上特有的难以言喻的气质明确无误地向牧野静风说明了他的身份。

但阴苍出现的场面与牧野静风所想象的相差太远了。

在此之前，他曾见过霸天城主出现的场面，那是何等的威风气派！

同样是一代枭雄，却是相差这么远！牧野静风微觉诧异。

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来意，于是面向阴苍，朗声道：“阁下是否便是死谷谷主？”

阴苍道：“不错！”

牧野静风一听，心道：“总算把你惊动了，想必这时死谷的注意力已大多被我吸引过来了，却不知日剑前辈他有没有开始行动？”

心里想着，口中却道：“两位屈姑娘是否安然无恙？”

“屈姑娘？我们死谷内没有你所说的屈姑娘。”阴苍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在说谎。

牧野静风自然不信，他咬牙道：“你果然是个言而无信之人！你不但害死了屈不平，还连他的女儿也不放

过！好在我没有相信你的话，而去杀日剑前辈！”

阴苍眼中精光一闪，惊讶地道：“本谷主何时让你杀日剑了？何况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谋过面！”

牧野静风冷笑道：“你自己心知肚明，你先是扣押了屈敏，然后以此威逼屈不平，屈不平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只好来了死谷，没有想到最终他们还是落得如此结局！”

说此话时，牧野静风其实还是心存侥幸，他希望这只不过是对方诈自己的话，自己则先拖住他们，好让日剑蒙悦从容些。

这时，包括宗逾、阴苍、姬冷，都是一脸的惊讶！

阴苍一脸不解地道：“屈不平是何许人物？我根本不知他是谁，又怎么会去害他？”

这时，宗逾附在阴苍耳边说了些什么。

阴苍听罢，哈哈一笑，道：“原来二十年前倒有一个屈不平，但他已失踪了二十年，而且与我死谷素无瓜葛，我们为何要杀他？”

牧野静风道：“你们想让他为你们效力！可是屈庄主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怎会与你们同流合污？”

阴苍双眉紧锁，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少顷，他若有所思地道：“如果本谷主没有猜错的话，你定是被人利

用了。”

牧野静风“哼”了一声，冷笑道：“既然敢做恶事，为何现在却又不承认而百般推托责任？”

阴苍道：“如今你孤身一人在此，即使你的武功再高一些，也不可能从本谷五千人马中全身而退吧？若事情真的是本谷主做的，我又何必推脱？只要我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让你现在出不了死谷！屈不平武功并不能算如何的高明，我又何必为了一个屈不平而大动干戈？你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屈不平，又有何证据？”

牧野静风冷声道：“这便是证据！”

说着，他把藏在屈不平箫中的那卷纸掷于死谷谷主阴苍脚下！

姬冷拾了起来，用手仔细触摸过，然后又闻了闻，查清的确未做什么手脚，这才交给了阴苍。

阴苍接过看了一遍，忽然哈哈大笑！

牧野静风道：“你是否要用笑声来掩饰你的心虚？”

阴苍微微摇头道：“如此漏洞百出的计谋，难道你也识不破？你且听听我的分析。”便将纸团掷还。牧野静风冷笑一声，接过纸团。

阴苍继续道：“如果我们是人命要挟你的，那么

又何必以文字告之你？我们只需直接与你说便是，写下了字据，岂不是留下把柄？”

牧野静风一怔。

阴苍看了他一眼，又道：“谁都知道日剑蒙悦乃当今武林中的绝世高手，寻常人自是杀不了他，你的武功也是卓绝不凡了，但要想杀他，也是难以办到的。我又怎会让你去做一件根本无法做到的事？”

牧野静风心道：“怎么他说的话似乎都有些道理？”

阴苍继续道：“如果要挟你的人是利用你所说的屈不平的两个女儿，那么他应该利用的是你们迂腐的所谓侠义之心。既然如此，蒙悦是被白道中人奉为圣者之人，如果你是具有侠义之心的人，又怎么会去杀他？如果你算不得具有侠义之心的人，那么你又怎么会为两个女人而冒险？谁都能够想象得出刺杀日剑蒙悦就几乎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要挟你的人其用意根本就不是要你杀蒙悦，因为他早已算准你不会杀他。那么，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神秘地一笑，道：“此人真正的用意是要对付我们死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为了你所说的屈姑娘，

你不得不去找蒙悦，当然，你不是去杀他，而是希望他能帮助你。蒙悦一向以侠道圣者自居，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如此一来，我们死谷便一下子多了两个强敌：你与蒙悦！”

说到这儿，他回过头去，对姬冷道：“你去吩咐众人加强防范，蒙悦极有可能会在今日进入我们死谷！”

姬冷领命而去！

牧野静风吃惊至极！他万万没有想到阴苍竟如此料事如神，而且他的推测丝丝入扣，完全符合情理！

如此说来，以屈小雨、屈敏性命要挟自己的难道不是死谷？

他的脑中忽有一道亮光闪过：“我一路冲杀进来，死谷并无预先防范之措施，这一点，显然与自己原先推测的不符。”

牧野静风一时有些踌躇了。

对于姬冷去搜寻日剑蒙悦之事他倒并不惊慌，因为他相信以日剑蒙悦的武功，自保应是没有什么问题。

阴苍望着牧野静风，他似乎已从牧野静风的神情中捕捉到了什么，笑了笑，道：“从你对屈不平及其女儿的称呼可以看出你与他们一家人之间并无亲密关系，那么要挟你的人又凭什么断定你会因为屈不平的女儿而与

死谷为敌呢？”

牧野静风道：“此事与你何干？”

阴苍对他的语气并不在意，他道：“这一点恰恰是查明真相之症结所在！唯有知道你与他们有什么特殊关系的人，才会想到这种计谋！”

顿了一顿，他又道：“屈不平隐匿了二十年，而你又如此年轻，那么你与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近期方确立的，暗中操纵此事的人，一定是一个知情者！”

牧野静风心中一动，暗道：“不错，要挟我的必然是知道屈不平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么知道屈不平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人，又有多少呢？”

好像除了小黑子、阿七他们一家人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小黑子他们一家自然绝对不会是幕后操纵者，他们全家善良得个个都如菩萨！

当然，还有屈不平他们一家人。可屈不平他们就更不可能这么做了，他们总不会把他们自己扣押起来吧？

牧野静风又有些茫然了。

阴苍察言观色，便知牧野静风大概没有找到怀疑的对象！

他心中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念无数，然后突然诡秘一

笑，道：“我倒可以提醒你一句，我相信你一定把一个人给忘了。”

牧野静风不由自主地道：“谁？”

阴苍一字一字地道：“屈——不——平！”

乍听此言，牧野静风几乎失声笑出！

但很快他便发现自己已笑不出来了！

屈不平？……屈不平？……

阴苍乃何等人物，他立即感觉到牧野静风神态的异常，于是道：“也许，屈不平根本就没有死，这一切只不过是排演的一出戏而已！”

牧野静风脱口道：“你胡说！屈庄主已遇害了，又怎会如此做？”

“你亲眼见他被杀吗？”

“但我见过了他的遗骸！”说到这儿，他忽然顿了一下，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地看到屈不平的头颅，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由油纸包裹着的东西而已！

牧野静风又如何忍心打开来看？

但如果……如果这是屈不平意料中事，他便利用了牧野静风这一种心理，使了个瞒天过海之计，让牧野静风相信他已死了，那岂不是也解释得通？

牧野静风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暗暗自责：“我怎么

能怀疑自己的恩人？”

但这种念头一起，却再也难以压下去了！看来阴苍的确不简单！仅凭几句话，便一下子使得牧野静风方寸大乱！

就在这时，突然有呼喝声响起，然后便见一个白色的身影如同一抹淡烟般向这边射来！

不及眨眼的瞬间，只听得衣袂掠空之声响过，场中已多了一个人！

正是日剑蒙悦！

牧野静风忙上前施礼招呼！

日剑蒙悦低声对他道：“我试过了，找不到你要找的两位屈姑娘，被盘问的人全说这儿没有什么屈姑娘，看样子他们倒是口紧得很！”

牧野静风也低声道：“也许这儿真的没有屈姑娘！”

日剑蒙悦闻言一怔，有些奇怪地看了看牧野静风。

这时，阴苍已道：“此事果然已劳动了日剑大驾！”

蒙悦淡淡一笑，道：“随便走走而已！”

阴苍抚掌道：“好雅兴！天下人都以能一睹日剑的尊容为荣，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牧野静风此时已是心乱如麻，如果屈姑娘真的不在死谷，那么在这件事上，是他自己理亏。

于是他对日剑蒙悦道：“前辈，我们还是撤出去吧？”

蒙悦惊讶地道：“不找两位屈姑娘了？”

牧野静风有些含糊地道：“此事以后我再向前辈详加解释！”

宗逾沉声道：“死谷又岂能让你们来去自如！”

却听得阴苍喝道：“休得无礼！他们都是贵客，平日我们请都难以请来，你怎能出口不逊？”顿了一顿，转对日剑二人道：“二位是否有意在此盘桓两日？”

他竟是在邀客了！

也许世间唯有阴苍能够在这种时候把这样的话说得那么自然、真诚了。

日剑蒙悦正待出言相讥，却听得牧野静风抢先道：“多谢美意，若有机会，我们自会再来此处打扰的！”

言罢，他转身对日剑蒙悦道：“前辈，我们走吧！”

日剑蒙悦有些惊讶地望着他，少顷，方缓缓点了点头。

宗逾正欲开口，却被阴苍以目光阻止了。

牧野静风便与日剑蒙悦一道从容地向死谷外面走去！

阴苍竟不允许属下之人有任何拦阻！

待牧野静风他们的身影从众人视野中消失之后，宗逾方有些不甘心地道：“谷主，难得有如此机会，他们二人都身陷我们重重围困之中，便如此白白放弃了，岂不可惜？”

阴苍淡淡地道：“以日剑蒙悦的武功，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即使能拦下他们，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会相当大的，而更可怕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在我们与他们两人拼死相战时，曾要挟控制过那位年轻人的人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而事实上他们让日剑蒙悦及那年轻人联手，图的就是渔翁之利，只等我们与日剑二人杀得不可开交之时，此人定会派他的人掩杀过来，那时说不定吃亏的反倒是我们！”

顿了一顿，又道：“我们首先要防备的就是千方百计不要让白道中人走到一起，更不能让他们拧成一股力量！”

说到这儿，他叹了一口气，道：“但我想不到江湖中又有一股力量在暗中崛起，而他们的首个目标就是对付我们死谷，看样子，对方那个当家人的计谋倒是相当